



十
錦
圖



[美国]
萧
逸
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九）

十 锦 图

「美国」萧逸

十 锦 图

(上、下)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1.625印张 4插页 468千字

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69

ISBN 7—80605—699—8/I·604

定价：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荷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责任编辑:邓积仓

封面设计:永生

电脑制作:许荣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第十章 桃色陷阱

丑女文素姬说完话后，又后退了一步，只见她粉臂互抱着，格格笑道：“蒲天河，我对你实在是够意思了，你想想看，我真地配不上你吗？”

说着放下手，轻轻提起长衣，露出她均匀的一双大腿，身子微微转了转，道：“我的身材不美吗？再说，你如果娶了我之后，将来我父亲退位了，这乌衣教主的大位，就是你的了，在西北道上，就连蒋寿和春夫人，也要敬你三分。蒲天河，你是聪明人，可不要做傻事呀！”

蒲天河气得脸色发青，频频冷笑道：“你真是作梦，我蒲天河乃是铁铮铮的汉子，岂能为你所动？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文素姬放下了纱裙，冷冷的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心里想着娄小兰是不是？哼！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娄小兰现在何处，是否也上了你的当了？”

文素姬见一提起娄小兰，对方就立时精神大振，不由愈发地心中恨恼，当时佯作微笑道：“你真的想见她么？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声道：“我一时大意，落入你手，如今之计，只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文素姬秀眉一耸，笑道：“哪两条呀？”

蒲天河冷冷笑道：“一条是快快放了我，既往不咎，另一条

就请你快快下手把我杀了，免得我活着受罪，如想迫我婚事，那是不可能的！”

文素姬呆了一呆，忽地咬牙道：“我已发下誓言，定要把你弄到手中，你想走想死，都是妄想！”

说罢，她那张丑脸上，忽然现出了一种异样的表情，她走到了蒲天河床前，蹲下身子，一张脸，几乎已挨在了蒲天河面上。

蒲天河星目一瞪道：“你……滚开！”

文素姬哧哧笑道：“告诉你小蒲，不是我不要脸，我本来是不想对你如此的，可是现在你逼得我不得不如此……你知道，我是一个很要脸的女人！”

蒲天河目闪精光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文素姬目射情焰，冷冷地道：“我要得到你……”

说罢站起来，讷讷地道：“我已当众宣布你我的婚事，并经父亲许可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将如何作人？”

蒲天河怒声道：“这是你一厢情愿，关我何事？”

文素姬慢慢站起了身子，淫荡地笑了笑，上下打量着他道：“这地方太简陋，不配当洞房……”

蒲天河吃了一惊，怒视着她道：“你莫非疯了！”

他一时怒起，用力地挣了一下，真恨不能一掌毙她于掌下，可是那绑在他手足上的绳子，竟是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。

丑女文素姬嘻嘻一笑，又伸出了一只手，在他脸上摸了一下，媚声道：“小伙子，那是没有用的……”

说到此，她目光中，漫着无限春意，淫声道：“你们男人嘴里头硬，心里头软，当我不知道，等你尝到了甜头以后，你要再这么硬，我才算服了你了！”

蒲天河气得目凸如珠，可是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又该如何呢？

本想破口大骂，可是话到唇边，想了想，如此做只有自取其辱，不如随她就是。

想罢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遂把眼睛闭上了。

丑女文素姬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对了，你想明白了就好啦！”

蒲天河张开了眸子，冷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文素姬你有如此痴情，还怕找不到如意郎君么？我劝你对我不必如此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是有仇必报的！”

文素姬娇声笑道：“哟！说什么仇呀，马上咱们就是自己人了！”

说时，她探手入怀内，摸出了三四枚红色果子似的东西，蒲天河不由吃了一惊，他认识这东西，正是方才乌衣教主打出来，冒红烟而把自己迷昏了的东西，不由大急怒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文素姬发出了一串淫荡的笑声，就见她素手一扬，那三四枚红色的果子，高高的抛起来，“波”一声脆响，在蒲天河床前落下，摔成粉碎，空中散发出一片红色的烟雾来。

在红色烟雾中，文素姬已翩翩地退到了门前，媚笑道：“小傻子，你安心地睡一会儿吧！”

蒲天河有了前车之鉴，自不会再上当，他赶忙闭住了呼吸，等待着面前红烟的渐次消失。

可是飘浮在面前的红烟，几乎已快散光了，却见文素姬又发出了一片笑声道：“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能一辈子不呼吸吗？”

说罢，右手一扬，又抛出了两枚红果，在蒲天河床前，又散出了些红烟。

蒲天河强忍着呼吸，一直到文素姬第四次抛出了红果之后，才忍不住吸了一口。

立时，他就觉得头脑一阵发昏，就人事不省了。

桃红色的窗幔，被一双小银钩轻轻地拉起来，室内弥漫着

一阵淡淡的清香！

这是丑女文素姬的香闺绣阁。

这已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了。

蒲天河幽幽自梦中醒转。

昨夜他作了一个残酷的梦。梦见了自已赤身露体，与丑女文素姬……

这时他慢慢地睁开了眸子，兀自觉得全身在战瑟之中，他想坐起身来，可是腰身方自弯了弯，就觉得全身上下软绵绵的，竟然是一点力气也没有。

目光接触着室内一切，禁不住使他大吃了一惊。

同时，他也体会到，自己所睡的地方，并非是冰冷的石板子，而是细软温香的一张软榻，同时身上还盖着绣有五彩鸳鸯的被子。

这一惊，使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可是，更使他吃惊的还在后头呢？他在移动身躯之时，才发现自己身上，竟是寸缕不着脱得精光。

蒲天河就觉得当头响了一个焦雷，差一点再次地昏了过去……

他惊吓地自忖道：“老天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莫非我……”

心正惊恐间，却闻得一阵哗哗水响之声，觅声望过去，就见隔着一扇帏幔的浴室里，一个赤身的女人，正自揭幔而出！

蒲天河只觉得面色一阵大红，全身血脉贲张。

可是当他接触到那女人一张丑脸之后，几乎使得他全身都僵硬住了，那女人不是别人，竟是文素姬。

这时就见她赤裸着雪也似白的肉体，腰肢款款地走到了床边，哧哧笑道：“蒲天河，这一次你该称心了吧？”

一面说着，自床上拿起了粉红色的绸巾，在身上擦着，那

双眸子里，荡漾出无限春情。

她有意在蒲天河身前展示着她可人的身段，不时地发出淫贱的笑声。

蒲天河就像抽筋似地战抖了一下，道：“你……我……你昨夜也睡在这里！”

文素姬穿上了大红色的肚兜儿，向他抛了一个眼波，贱声笑道：“岂止是睡了一夜……我的好丈夫！”

说着，她走过去，慢慢弯下了身子，把那张丑脸，挨近在蒲天河脸边，用令人作呕的声音道：“哥哥……人家什么都给了你了，你再不要我，可是说不过去了！”

说时端了一下肩膀，哧哧一笑，伸出一只手，轻轻在他被子上打了一下，道：“你呀，好坏！”

说完，竟自张着一张血盆大口淫贱地笑了几声，伸出一双皓腕，有意理了一下散在脑后的头发，扭了一下身子，惺忪着眼睛把身子慢慢伏下来，讷讷道：“哥哥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呀！”

蒲天河只觉得一阵天眩地转，差一点又要昏了过去，他知道自己为对方怪果迷失知觉之后，竟是作出了大大的错事，如果丑女所言属真，自己尚有何面目再去见娄小兰？尚有何面目再去与小兰结为夫妇？

想到这里由不住闭上眸子，热泪滚滚而下。

丑女见状，哑然道：“咦！你怎么啦，干嘛哭呀？”

蒲天河这时真恨不能一掌立毙对方于掌下，可是苦于全身无力，又怕一击不死，反倒是害了自身，当时内心忍着无比恨楚，张开了眸子，冷冷地道：“其实你又何必如此？你莫非不知我原本就愿意和你结婚的？”

文素姬怔了一下，咧着嘴笑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蒲天河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，你真是傻透了！”

文素姬一双怪眼，在他脸上转了一转，猛地跳了起来，突然又扑到床边，大声笑道：“蒲哥哥，你真好，自从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哈！果然我猜对了！”

蒲天河目光内，这一刹那，泛出了杀机，只是他仍然装成十分平静的样子，冷冷地道：“你现在相信了我的话，总该把我身上穴道解开了吧，莫非要我在床上躺一辈子不成？”

文素姬嘻嘻一笑，一双小眼打量着他，良久才道：“我自然会为你解开的，只是你却要答应我一件事！”

蒲天河冷森森地笑道：“什么事情？凭我如今关系，你还不相信我么？真是笑话了！”

文素姬最喜听这种话，一时乐得全身直颤，她用手打了蒲天河一下，格格笑道：“只要你心口如一就好了，并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如果我解开了你的穴道，你跑了我可怎么办？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我为什么走？”

文素姬一笑道：“只要你发一个誓，我一定放开你！”

蒲天河内心一动，暗想此女倒也有她一套，但是他此刻已恨此女入骨，如不能手刃了她，绝不甘心！

这时闻言，他暗中咬了咬牙，狞笑道：“要怎么发誓？”

文素姬目光望着他一笑道：“如果我解开了你的穴道，你要答应与我成婚，如违誓言，你……黄沙盖顶，尸身不全！”

蒲天河不由打了个冷战，心说好毒的誓言。

可是他面对丑女，热血怒张，几乎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，此时别说是他要他盟誓，只要能手刃了文素姬，叫他马上死他也愿意。

当下蒲天河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冷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依你就是！”

说罢全身战抖了一下，面现杀机，却依言道：“天地明鉴，

我蒲天河今生今世，愿与文素姬结为夫妇，如违誓言，黄沙盖顶尸身不全！”

说完之后，望着文素姬道：“这样你可放心了？”

文素姬这时脸上那种兴奋的表情，真非笔墨所可以形容，她猛地抱住了蒲天河身子，道：“哥哥你真好……有你这几句话，我总算放心了。好，我这就为你解开穴道！”

说罢由一个黑漆葫芦之内，取出一粒黄色药丸，笑向蒲天河道：“你只要吞下了这丸药，就可以复原了，其实我不曾点你的穴道，只不过是吸进那红果毒烟太多了些，此刻血脉尚未打开罢了！”

说罢亲手把药丸送至蒲天河口内，又为他酌上了一杯水，扶他坐起，把药丸吞下。

蒲天河在坐起身时，目触到自己裸露的身子，禁不住全身抖动了一下，文素姬笑道：“我真该死，竟忘了为你穿上件衣服……”

说罢，就回身把放在一旁的衣裤取过来，亲自为蒲天河一件件地穿上。

蒲天河伸了一个懒腰，慢慢站起来。

这时，他觉得身上的内力，已在渐渐地恢复着，试着举了一下足步，已可以行走。

文素姬望着他乐道：“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，再等一刻，你身上才能完全恢复过来，现在还不能用力，坐下来先歇一会儿吧！”

蒲天河面色苍白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文素姬笑道：“这是我所居住的‘文秀阁’。你放心，没有外人，我父亲他们是住在别的院里！”

蒲天河目光并不直视着她，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这里可以通沙尔湖么？”

文素姬嘻嘻笑道：“就在沙尔湖边，风景才是好呢，等一会我带你出去走走，你就知道我们这里比娄小兰那里要好玩得多！”

蒲天河听她一提到娄小兰，禁不住内心一阵发酸，当下惨笑了一声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提她作什么？”

说罢站起身来，走过去把房门关上，文素姬怔道：“你关门作什么？”

蒲天河回过身来，哈哈笑道：“关上门窗，我二人才好说话呀！”

文素姬啐道：“你呀！我还当你是个老实人呢！”

蒲天河频频笑着，又把两扇窗户关上，猛然回过身来，就见他面色一片铁青，目光发直，他身子更是战抖得厉害！

文素姬吓得由床上站起来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蒲天河由不住又发出了一阵狂笑之声，声震屋瓦。

文素姬忽然一惊，才开始发觉出对方有些不妙，她吃惊地退后了几步，道：“你笑什么……”

蒲天河笑声一停，猛地虎目放光，道：“文素姬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蒲天河心狠手辣！”

文素姬神色一变，猛然跃开道：“你疯了！蒲天河……你忘了你发的誓么？”

蒲天河怒发直耸，双目赤红，猛地扑了过去，双掌平胸而出，发出了凌厉的两股内力，直向着文素姬身上打去。

文素姬身子一闪，已到了墙边。

就见她一抬手，已把一口长剑自墙上摘了下来，剑光一闪，已把宝剑抽出，掌中剑划出一道银光，反向蒲天河面门上劈去！

蒲天河狂笑了一声，身子已闪到了一边，文素姬的剑擦着

他身边落了下来。

文素姬再想回过剑身，却已不及，就见蒲天河身子如同旋风似地扑到了她面前，右掌一现，“呛啷”一声大响，文素姬一个踉跄退后了一步，掌中那口剑，竟被击得飞了出去，落在地上。

蒲天河就像是一头发怒的狮子，只见他双手一分，已把新从木尺子处学得的一手绝技“双飞云翅”施展了出来。

随着他的一声断喝之下，这双手，已实实在在地按在了文素姬双肩之上，他怒叱了声：“坐下！”

双臂一振，文素姬一个踉跄，已坐倒在地，文素姬的一双肩骨几乎都为之扭断了，痛极之下，就地一滚，直向门边扑去。

可是，她足尖方自跨出了一步，一口冷森森的剑刃，已逼在了她后心之上。

文素姬吓得怪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能杀……哦……”

她身子霍然转过来，看见了蒲天河那张愤怒而失去了理智的脸，吓得打了一个冷战。

现在她已完全地绝望了，身子几乎萎缩了下来，就在这时，那口冷森森的剑刃，已由她前胸贯穿了进去，文素姬发出了一声哑叫，倒在血泊之中。

蒲天河目光赤红，注视着她，发出一声狂笑，就见文素姬倒在血泊中的身子，抖颤着又爬坐起来。

她那张丑脸上，作出一个极为痛苦的表情，只听她断断续续地道：“你……何必如此？你……”

鲜血自她嘴角里连续地淌下来，终于，她又萎缩了下来，只听她嘴里讷讷道：“傻……子，我是骗你……的……我只是太爱……你……喔……”

蒲天河目睹着她最后颤抖了一下，就归于寂静。她是死了！

也说不出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，蒲天河只是觉得无比的伤心，他双手用力地捂着脸，一滴滴的泪水，自指缝中流出来！

他虽然杀了文素姬，可是内心并不能减少那种羞辱的感觉，相反地，自己杀了一个女人，更感到内心羞愧和不安！

门外有人用力地敲门，蒲天河才忽然警觉过来，这个地方，他不便再留下去，应该速去为妙。

顿时匆匆打开了窗户，腾身跃了出去。

他身子方一落地，才发现院子里竟是站满了人，有几个人探头向窗内望了望，皆都大叫了起来，只是他们说的话，蒲天河却是一句也不懂。

蒲天河手持着染满了鲜血的利刃，一直扑到了院墙边，就觉得身后有人紧紧追过来，他猛然回过头来，运动手中剑，一连砍倒了两名身着灰衣的汉子，身形纵起来，已扑上了墙头。

这时更多的人，已扑到了墙下，刀剑齐施，蒲天河不想再多伤人，就挥动掌中剑，把来犯的兵刃，纷纷格在了一边，就势飘身下墙！

这时他才发现到，墙下竟是一片宽阔的湖水，可能就是沙尔湖，仅有少许的陆地可供行走，再向前行走一步就是湖水。

湖水澄碧，万顷绿波，再高深的轻功绝技，也莫能渡过！

水面上吹过来阵阵的寒风使得他清醒了不少，他紧紧握住剑，望着眼前的湖水，内心充满着悲愤。

大群的人，自他身后偃了过来，他这时除了背水一战之外，几乎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忽然他感觉到，自己已丧失了生存的意义，一个人生存在世，如果不能保持自身的清白，实在不如一死，这种道理不单是一个少女应该切守，其实一个男子汉又何尝不是一样？

想到此，他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，猛然回过身来，迎着来

犯的众人挥刃一阵乱砍。

乌衣寺的人，这时已全惊动了。

那位乌衣教主，在得悉爱女已然丧生之后，更是悲愤欲狂，匆匆赶来。

蒲天河迎着乌衣寺弟子，使出了所有的本事，只杀得那些弟子弃盔掷甲，尸横遍野，他整个身上，全为鲜红的血染满了。

乌衣寺内有成百上千的弟子，可是却经不住如此折损，未几，已纷纷逃窜。

忽见墙头上纵起一条人影，现出那个枯瘦的乌衣教主。

就见这老头儿，一身灰衣，头上戴着怪样的一顶草帽，最奇怪的是，他手上所拿的兵刃，竟是一对金光闪烁的大铜铃。

蒲天河用手中剑支着地，全身已有些摇晃不已，他狂笑了一声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老头儿，我杀了你那不要脸的女儿，你来为她报仇吧？”

乌衣教主虽不谙汉语，却也猜得出对方言中之意，此刻就见他身子翩然自墙头上飘身而下，口中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怪啸。

其他的弟子，听到了他这声怪啸以后，纷纷地闪到一边，蒲天河心中正不解老人这是什么用意，忽见对方瘦手一扬。

蒲天河只当他有什么暗器打来，慌不迭抬起了手中长剑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却听得“叮当”一声脆响，遂见对方手中那个大铜铃竟自脱手而出，直向着自己这边疾飞了过来！

原来他手中那双铜铃，是由一根极为细长的链子结系在一起，施展起来，可以像流星锤一般的运用。

这时那双大铜铃，直飞到了蒲天河面前，距离他面门，大概不及二尺！

蒲天河一剑擦去，却见老人右手霍地向后一带，空中的铜铃，由不住又发出了“叮当”两声脆响。